

紧扣时代脉搏 体味世态炎凉

杨晓敏

我是偶然认识宋志军的。那是2013年7月底,小小说作家孙方友因病猝然离世,我去孙家吊唁时,有人介绍一位陌生的文友认识,说他叫宋志军,是方友家乡的“父母官”。事后省文学院举办“孙方友追思会和《俗世达人》首发式”,省会文学界领导、方友生前好友以及家乡淮阳县有关代表都来了。志军会上作了一个动情又得体的发言。他对家乡人孙方友的人品、文章作了高度评价,在为本土的一名著名作家骄傲的同时,也为他的英年早逝深表痛惜。发言中也谈了自己创作上的一些感受,说文学创作还是应该注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不仅要追求艺术高品位,而且内容上还要注重陶冶人的情操,升华境界,让生活中多一些良性的、和谐的积极因素。志军相貌堂堂,讲话不疾不徐,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事后才知道,人在仕途的宋志军从小就热爱文学创作,多年来,在繁杂的公务中,忙里偷闲,竟发表过长篇小说和部分中短篇小说、散文等,还是中国作协会员。

有一天我接到志军一个电话,大意是他写了一组小小说,想寄给我。

在庞大的小小说领域,官员作家似有不少。他们因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尤其对于身边的人与事的洞悉、观察和体味,深刻且准确,又具有天然优势和敏感性,貌似信手拈来的生活素材,写出来也带有某种“真实性”,不像一些生编硬造的“闻风言事”。如果官员作家再能堪透世道人心,体察人性冷暖,注入浪漫情怀,那

无疑会成为文学写作的高手。因为说到底,文学创作还是人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从宋志军的作品来看,他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乏深刻的认识,也有娴熟的文学艺术表现能力,其小小说作品,显得文体意识规范,内容厚实,写作技巧不落俗套。《玉镯》、《居安图》、《少年秋》、《老人与狗》、《屁事》、《悲哀的驴》……作品所涉题材有人生况味、世态炎凉、官场一角和寓言故事的内容,所调动的小说结构有先入为主、借题发挥、借古喻今和回环缠绕的样式,这些作品连续在《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刊发后,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玉镯》是一篇讲述婚姻爱情的小小说。男人痴迷玉器博览书籍,因经济能力有限只能做个“虚拟玩家”,而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便无端体现在了“神仙难识寸玉”的玉器行业中。男人依据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自认为买到了一对上好的玉镯,分别送给情人和妻子。情人找人鉴定玉镯为假,自此拂袖而去。妻子明知是假,却因玉镯是男人送的,依然倍加珍爱。

男人送玉镯送的是礼物更是情感,情人接受的是礼物,妻子接受的是情感。礼物可以用价值衡量,而情感却无价可循。一对玉镯,两个女人,相形之下,人品情感不言自明。作品构思巧妙,巧用玉镯鉴赏甄别情感,故事简洁,语言平实,读来却有一股子洗尽铅华的朴素迎面而来,恰如美玉不俗不媚之韵。

我喜欢《少年秋》的叙述姿态。作品的基调沉郁,故事递进从容,主人

公的命运在那种令人压抑的“动乱年代”的大环境里,所氤氲出来的孤独、无助、无奈的况味,缭绕着令读者置身其中。

《老人与狗》又是一个关于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典型故事。老人养育子女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生存意义,那么子女赡养老人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和生存意义?可是在这一反哺过程中,又有多少子女能意识到这一点?作品中的老人和老狗相依为伴,不孝儿女却要将老狗卖给屠狗人,老人因为不忍老狗被杀卖肉而毒死老狗先行掩埋。人与狗本来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命运却如此相近雷同。寻常的乡野俗事,折射的却是当代浮躁社会中传统文化的缺失。作者貌似温情的笔下,透出一种悲悯和苍凉。

宋志军的官场小小说也别具特色。既不一味猎奇以吸引眼球,也不隔靴搔痒作无病呻吟之态,而善于在立意上针贬时弊,给人以震撼。

《居安图》以名画失窃为由,继而牵出了幕后的一桩交易。法官李坦三年前在接手一起盗窃案中,收受了犯罪嫌疑人委托其同学送来的一幅《居安图》,于是在办理案件中有意识地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结果犯罪嫌疑人被轻判有期徒刑三年。三年后,《居安图》失窃,正是当年的犯罪嫌疑人所为。只不过,犯罪嫌疑人在拿回《居安图》的同时,顺手牵羊还拿走了李坦家中的大量现金,并留言说不怕报警。小偷是惯偷,而法官李坦家中来历不明的贵重物品也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惯于收受贿赂的贪官。作品巧用《居安图》暗喻,取居安思危之意,重

在警示。作者尤其善于用暗喻做文章,人物名字也暗藏意味。作品人物取名李坦,意为居安思危,为官不正,如何使自己的人生坦然?

《屁事》的讽刺意味贯穿全文,亦庄亦谐,拿捏有度,讽刺力度恰到好处,让人于轻松一笑中又有反思。主人公一心想升官,而官场错综复杂的厉害关系更是让他苦闷不堪。病人手术后放屁是手术成功的重要标志,说明胃肠道功能开始恢复。主人公手术后一直为放屁困扰,越是想什么越来不来,官员此时才意识到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亦如一个屁而已。此种“悟道”虽令人忍俊不禁,却也一语道出玄机。而此时,他自从放过一个响屁后,不仅通身舒泰,十分畅快,而且心情也一下子好了起来。他喝着妻子刚买来的一碗稀粥,感觉像在享用一种世间少有的珍稀美味,不知不觉就淡忘了困扰自己这些天的心事。想想也是,这些以前看来天大的事,其实还没有一个屁重

志军进入小小说领域的时间并不算长,对小小说创作却颇有心得。他常说,小小说亦能载大道,作家就是要写出紧贴时代,微言大义的作品来。这番话倒也颇得小小说创作精髓。因为如何把小小说写大,力争以较少的文字,承载丰富的容量,应是每一个小小说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深谙此道,才能随心所欲。

对于一般写作者最常见的关于素材匮乏的问题,志军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上山砍柴还是下井汲水。

“有人说作家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写自己,这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如果只能写自己的生活或经历,那就好比是‘上山砍柴’,柴终有被砍完的时候,作家的生活也终有被消费完的时候,这样就会遇到创作枯竭的问题。而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靠自身生活的积累,更注重学习和思考,来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一切的本领。他们紧紧地贴近时代的脉搏,把目光投向生活大众,感悟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悲欢,把大众的喜怒哀乐统统拿来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这样就好比‘下井汲水’,永远没有枯竭的那一天。”

这是志军在一篇创作随笔中的一段话,也可视为他的文学创作宣言。紧扣时代脉搏,体味世态炎凉,方能在文学创作上有大作为。

当下的小小说创作领域似乎处于平静期,那些一度在创作上出现的锐气十足的作者多显不足,正日渐淡出读者的视野,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作品数量的增加和获奖次数的多少,无法静下来潜心创作。所以我对志军亦有极高的期待,因为他进入写作状态时心无旁骛,杂念甚少,所以他的作品虽少却好。《少年秋》入选了“2013年中国小小说排行榜”,《玉镯》和《居安图》入选了《中国小小说年度佳作2013》。在2013年中国小小说名家沙龙年会上,宋志军被评为“中国小小说2013年度十大新锐作家”。

(作者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主编)

雪人

卞彬

常常诞生于孩子们的手中
因此便多了几分童趣

一堆堆洁白的雪
经过孩子们细心的雕琢
渐渐有了生命
有了美

那些白胖胖的雪人
长着胡萝卜鼻子的雪人
戴着红色小帽的雪人
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
憨态十足

雪人
白雪堆成的雪人
在阳光下容易融化的雪人
却在很多人的童年里
一直站着



你是一棵为我而生的树

路雨

你是一棵为我而生的树
我是一只落在你枝头的小鸟
只有落在你的枝间
我才不会被喧嚣的风雨惊飞
我才能筑起生命中最温暖的巢

你是一棵为我而生的树
我是一只落在你枝头的小鸟
只有落在你的枝间
我才不会被相思所疲累
我的梦才浸透了纯情的月色和阳光

你是一棵为我而生的树
我是一只落在你枝头的小鸟
只有落在你的枝间
我才营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
我的故事才延续成了最美的风景

你是一棵为我而生的树
我是一只落在你枝头的小鸟
只有落在你的枝间
我才会恪守不变的诺言
我才会独守一份永恒的美丽

沙颖文苑



木子 摄

《陈风》的失忆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四

王少青

篇篇皆为美刺说。或是刺陈国民风不淳,或是讽陈国巫术盛行,或是骂陈国国君不正。其中尤以立论早、权威性强的汉《毛诗序》一针指南,声势咄咄,竟为后世《诗经》研究者奉为圭臬。

在《毛诗序》眼中,深情起舞的《宛丘》为“刺幽公也”,郊原踏青的《东门之枌》为“疾乱也”,隐者长歌的《衡门》为“诱虐公也”,相约黄昏的《东门之杨》为“刺时也”,渴望信任的《防有鹊巢》为“忧

馋贼也”,月光如水的《月出》为“刺好色也”,驱车乐舞的《株林》为“刺灵公也”。

独不见一首“诗言志”,独不见一首“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时代之前既已立论,“诗三百”形成过程中又处处奉行的诗歌创作原则和评判标准一概杳无踪影。

于是,《陈风》失忆了,它记不得自己是来自东周的原野还是来自汉代的书斋,记不得自己是要咏物抒怀言志还是要逮谁骂谁八面出击,记不得是坚持本来面目自己更真实还是服从后人评论出的自己更真实。

而在“美刺说”的指挥棒之下,汉以后儒生学者、官吏政要们纷纷撰文立著,展开推论考据,深文周纳,代代相沿,不惜回避或者刻意软化种种硬伤,不顾《国风》反映民风民情、率真、质朴、自然、不事雕琢的特色,一味以今律古,穷挖其味外之旨。就连一度也是“美刺”阵营干将的朱熹也憋屈得发了一通颇有见的牢骚。

他在《朱子语类》中痛批《毛诗序》:“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讥讽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的意思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做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一代理学宗师,把话说到了这份儿上,也几乎到了凡人骂街的悲愤程度。可惜朱子虽圣,在《诗经》研究领域与毛公比,也只能算是个允许其叫的小狗而已,虽然发了声,但影响不大,没有动摇“美刺说”的主体地位。

其实我们今天稍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人静心读《诗经》,都可以得出和两千多年前孔子一样的感觉和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很强烈,很直观,很明晰,不需要繁琐的推理演绎、条

任何一件历史文化产品,都包含着丰富的既有共性意义又有个性特质的内在信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创作者个人感情的,等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穿越千年尘雾,寻找那原点的真实,这也是每件历史文化产品自身的记忆。

如创造粗鄙生活的美是仰韶彩陶的记忆,以箭垛对峙胡马是燕赵长城的记忆,哀民生之多艰将上下而求索是《离骚》的记忆……

兴观群怨思无邪是《诗经》的记忆,

是《诗经·国风》的记忆,也是《国风》中占

有重要份量的《陈风》十首的记忆。

遗憾的是,《陈风》问世不过200余年,整个记忆就混乱了。它自身承载的内在信息,被各种目的和水准的学者政客们拿来反复研究、提炼、对比、修正,渐渐地,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质朴、清新的诗味被注解得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



陈风诗意图

刘佰明 绘

分缕析。那么为什么在距离《诗经》时代更接近、语境更相似的汉代,在一群大儒那里出现了这么生硬的误读呢,显然不应是简单的学术水平问题,不应是单纯的学术观点问题。汉代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建完备的政治伦理框架体系,不仅新的宗法礼仪制度要服从这一需要,上古那些能够拿来为我所用的坟典书经也都需要改造解释的服从这一需要。这些大儒们在自身被工具化的同时,也将《诗经》们拿来工具化了。

殊不知,当初那一首首带着浓郁山野草木气息的诗歌,以“献诗”或“采诗”的形式由周王室汇集上来,再经过删削整理,集结颁行天下,就已经是周王室教育万民的工具了。同样是作为工具使用,周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温柔敦厚、无邪言志,汉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谨言慎行、循规克己,两相比较,虽各有千秋,但周王室的格局气象似乎要大一些,也更符合《诗经》的原始色彩和味道。

再放眼看去,因为需要而刻意,或因为无知而误读,导致历史文化产品面目日渐模糊扭曲的决非《诗经》一家孤例。即以“尊儒”为例,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早已不是夕阳牛车的模样,通篇《论语》怎么也咀嚼不出“三纲五常”的口感,对后世形成强烈约束力和规范性的儒家伦理价值和思想力量,带给孔子的决不是欣欣然,而只能是比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更深重的失望和无奈。

历史的记忆哪些是真实的?怎么判断是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失忆?宋人王安石在《读史》中谈了自己的观点:古圣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讐黠犹承误,未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得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太多的历史文化产品的内在信息被有选择的捕捉,有目的的解读,记忆的真实与清晰也就成了顺我则用逆我则弃的东西。如此说来,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应该改为“《陈风》的失忆”似乎更为准确。

忘机会古